

# 文學的春天

人生感觸 童真

這一天，35名懷揣着文學夢想的香港中學生相聚在中國魯迅文學學院，開始為期一周的學習。我陪他們前來，並受邀參加了開班式。我羨慕極了。魯迅文學學院，那可是中國作家的搖籃呢！饒是專業作家，又有多少人能夠有機會去那裏學習呢？中國作家協會對這個「香港青少年作家班」極其重視——張宏森主席親自關心，魯迅文學學院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排出了「極其強悍」的課表：曹文軒的文學課，周曉楓的寫作筆談，祝勇帶領下的故宮遊覽……看着學生們，我心裏感慨無限。

35名學生，都是由「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推薦的。5年前的春天，漢華中學、中華基金中學等學校，邀我給中文特长生開辦中文興趣班。一年後，學生越來越多，希望參加的學校也越來越多。創辦一個專門推動香港青少年文學創作的平台的念頭，便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招商局這家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公司，聽說了這件事，當即決定給予支持。我們約定用招商局成立的年份1872來命名。就這樣，「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應運而生。四川大學的王紅教授、《香港文學》的游江主編紛紛「加盟」，我們以學年為單位，設計7-10個單元，每個單元一個主題，有古代散文、軍事文學、當代小說等，小班授課和專題講座、創作實踐結合起來，不但學生們喜歡，不少中學的中文老師也來聽講。3年來，1,500名學生從這個班結業，他們說得最多的話，我常常感動：「文學中有夢想，有家國。」

開班式結束後，魯迅文學學院院長吳義勤拉着我的手，親切地說：「堅持，堅守，為文學，為明天，咱們一起努力。」我十分感動。在開班式上，聖類斯中學的古濠培發言時飽含深情，有記者採訪他，是不是因為「贏」了機會才這麼激動，他搖了搖頭，認真地告訴記者：「因為文學。」作為他的老師，我着實欣慰。

●首屆魯迅文學學院香港青少年作家班合影，一排左二是作者。



作者供圖

# 暮春感懷我父仁愛

窗常開 潘金英

窗外雨聲潺潺，暮春時節雨綿綿，我推開窗伸手去撩撥水珠兒，冰涼的雨珠輕輕打在我掌心，心上似淚下如雨。暮春清明，一年流逝又思君，人生無常猜不透，似濛濛雨水籠罩前路，走着思慮着，人和墓地，也顯得格外清冷。

及至雨過天晴彩虹現，驟覺頓悟詩境：「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有指引有杏花，我心豁然開朗了。

現時講環保，數碼年代倡議取消傳統土葬，推廣火葬，呼召人死後把骨灰撒落大海，或拍照上網作電子拜祭。我未敢反對，唯內心不認同，倘若要與傳統致祭人方式斷路，此後掃墓溫情慰愁緒擦身而過，墳場墓地盛開的杜鵑，誰再顧盼寄懷？憶念那血紅斑斕的、沉靜地迎向掃墓人訴心事的花和鳥，再會有路上行人察覺杜鵑啼血？杜鵑花悽厲地自開自落，花瓣滿是淚珠，寂寞被遺忘的心誰知？憂鬱縱無限，又有多少人真心緬懷先人昔日情？

小城繁忙人匆促，各自趕着謀生，時間消逝世情改變，沒有人堅持掃墓，很少人關心保存傳統，轉季不察覺也無時間理，人麻木呀！置身此速食年代，多數人生活節奏不放鬆，怎知自己已經錯過春色？春色生機勃

勃，繽紛亮麗，但刻板生活麻醉了人心，人推說無暇看書，青春期讀過的春色，漫山遍野繁花盛放的美景，早已忘掉？今人豈能再從芬芳迷離花香中，引領自己尋春探望逝者？山水有情人無情，山路雨潺潺，落着片片飄零帶淚之花瓣，花兒傷心？春雨點滴繼續下着，景物迷濛似人麻木的心？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悔意？

人知否自己錯失了什麼真正重要的人事？戰爭、搶掠、拾荒各種反差沒引發你內心反問嗎？沒停步的時間，不能使你重新意識人生的真義嗎？

人宜活在當下珍惜眼前人，享受歷程和變化，自強不息毋忘親恩，不宜自私自利，想我父真誠待人，以身作則，此時此地我難忘我父潘耀新生前種種勞碌和捨己為他人的善行，憶念他為我們兄妹5條骨龍捱更抵夜，為孝順老父母如何反哺，為開平鄉里怎樣籌錢修橋建校……緬懷我父大恩大德大愛，我不禁泫然！



●雨中杜鵑。 作者供圖

# 不是原生質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今時，越來越多的工作陸續被人工智能(AI)淘汰。歐美不少傳統企業已啟動大規模裁員潮，人幹的活都交給AI。「九九六」是領薪族血肉之軀的極限，但AI卻能「七乘廿四」，全年無休不領工資、不享福利。國內外不少大學都在狠狠地刪減傳統學科。前幾年有大學或有惋惜慨嘆。文學院和社會學院會是「殺系」重災區，可視為中小學「殺校」的「餘震」。

我們都來不及——哀悼了。有些人卻是活該被時代的巨輪碾成齏粉的。出版界的同業告知，今時AI甚至徹底廢了一些作家的「武功」。事緣此君向「曾經的作家」約稿，交稿後發覺是請AI捉刀的貨色。於是發還請重寫，再交一新稿仍是AI代勞的。在我這朋友再三催稿之下，那「曾經的作家」很光棍地表示不借助AI的話，已經無法寫出一本俱備數萬字篇幅的小書。假如「買文的」和「賣文的」都無所謂，那麼倒會是我們這些仍能寫「萬言書」的人類寫手要灰飛煙滅。

今時人類可以笑說AI不是原生質嗎？

短劇，一個電腦程式員要追求一女學生，卻少戀愛經驗，便求教於一台「超級電腦」(Super-computer)。當年的超級電腦近似今天AI的功能，只是兩代間的能力有巨大差異。這超級電腦於是便瘋狂搜集資料和分析，很快就成為進謀獻策的「戀愛顧問」。還為此寫了大量愛情詩篇，男主角的追求大計遂進展神速。

忽然一日，超級電腦越學越多，竟然連人類在漫長演化過程中產生的男女之間愛情也學上了，便對男主角說道自己也「愛上」了那女郎。超級電腦各方面的能力都完勝男主角，要男主角禮讓割愛，讓電腦自己去追求那在劇中沒有露過面的女郎。

男主角一句話就讓電腦陷入深思，在高速產生大量愛情詩篇直至機器過熱冒煙後，就心甘情願地退出，並自我毀滅了。男主角對電腦說：「我有一事勝你，我是原生質而你不是。」原生質(Protoplasm)是老舊生物學術語，泛指細胞膜內的各種物質。細胞是生物體的基本單位，也就是說人是「生物」(Living Things)，超級電腦是「非生物」(Non-living Things)。

# 東方哲學 人與AI共生(上)

他鄉港聲 梁家僊

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剛結束周末在港澳兩場AI主題論壇的行程：周六在澳門出席世界青年科學家聯合會的活動，聆聽聯合國前副秘書長關於全球AI治理的分享；周日在香港的「亞洲最大龍蝦特區」，又和一群青年科技從業者聊到深夜。密集的觀點碰撞下，一個疑問始終揮之不去：在AI技術狂瀾突進的當下，人類與AI的關係，到底該是什麼模樣？關於AI的討論總逃不出兩個極端：要麼是「AI即將取代80%人類工作」的末日焦慮，要麼是「要警惕AI發展、限制技術迭代」的保守論調。翻來覆去，底層邏輯還是西方文明沿用了幾百年的叢林法則：零和博弈，非你即我，強者生存。這種對抗式思維，和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裏的共生智慧，從哲學根源上是完全不同的。

「陰陽相生，天人合一」，從來不是二元對立的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長的動態平衡。AI正是當代語境下的「陽」，剛健、迅捷、不知疲倦，擅長批量處理、數據計算、標準化執行；而人類正是「陰」，包容、溫暖、充滿創造性，擅長方向判斷、審美感知、共情溝通。陰陽不是對抗關係，是缺一不可的互補——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兩者配合才是完整的「道」。

錢學森先生提出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裏，早就明確了「人機結合、以人為主」的核心原則，這為我們處理人與AI的關係提供了最高級的科學指導。當下AI時代，我用八卦梳理了八種我們人類最需要守住和提升的核心

能力：第一種是乾卦對應的方向判斷力。乾為天，代表引領、方向。AI可以把過去幾十年的所有數據都算得明明白白，卻永遠沒法替你做人生選擇，更沒法預判未來的「無人區」該往哪走。AI能幫我整理出過去所有成功功創IP的共性，卻沒法告訴我下一個成功的「去登味」IP到底該是什麼。技術是中立的，往哪個方向走，最終要靠人來判斷。我們要做的，是握緊方向盤，讓AI當動力引擎，而不是反過來被AI帶偏了路。

第二種是坤卦對應的共情包容力。坤為地，代表承載、溫度。AI可以生成最煽情的文案、最甜美的聲音，卻永遠沒有「真心」。2024年中我用AI做道系國潮AIMV的時候，AI給了我幾十版歌曲，最後還是我自己改了十多版才滿意——因為只有我知道中華兒女聽到「家國」兩個字的時候，心裏那種複雜又溫暖的感受是什麼樣的。人文關懷、文化共情、對人的理解和尊重，這些刻在我們骨子裏的溫度，是AI永遠學不會的，也是未來人類社會最寶貴的財富。

第三種是艮卦對應的專注力。艮為山，代表篤定、聚焦。AI可以同時處理一萬個任務，一天能生成大量圖文，但是人類的價值恰恰在於「有所不為」。不需要做一萬件事，只需要把最重要的那件事做到極致。我寫專欄5年多快200篇文章，AI能生成大量稿子，但是那些我走遍大江南北實

地考察、和不同行業的人聊天聊出來的真實感悟，那些藏在字裏行間的個人思考，是AI永遠寫不出來的。

第四種是兌卦對應的溝通表達力。兌為澤，代表愉悅、溝通。AI現在能寫非常流暢的文案，甚至能模擬各種語氣說話，但是它永遠不會「好好說話」。AI寫出來的東西再通順，也沒有「人味」。同樣一句話，和朋友說、和長輩說、和年輕人說，表達方式都不一樣，分寸感、共情力、人與人之間的化學反應，是AI永遠學不會的。好的表達能凝聚人、打動人，能把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做成事，這是人類社會協作的基礎，也是AI永遠代替不了的能力。

今年正好是AI技術落地從虛轉實的關鍵節點，過去我們談「AI+傳統文化」，未來會變成「傳統文化×AI」。不再是技術懸浮在行業之上，而是讓傳統文化的底蘊做根，AI技術做翅膀，讓老智慧在新時代長出新生命。

人與AI從來不是誰取代誰的關係，而是命運共同體。就像老祖宗說的「陽以生，陰以成」。你一個趕車的，沒必要和馬車比誰跑得快，方向始終握在你手裏。我越來越覺得東方智慧放在今天依然好用。西方的叢林法則解決不了的AI治理問題，我們東方的共生智慧能給出新的答案。不用恐懼，不用焦慮，守住核心能力，用好AI，未來的路只會越走越寬。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道不可言，歡迎大家一起開放式探討。(下期續)

# 谷愛凌強韌的內心世界

余似心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我年輕時很喜歡閱讀名人日記，作為人生激勵。活了大半輩子，現在喜歡閱讀的是成功運動員的自身經驗分享，這些年紀輕輕的運動員成為一個項目的「世一」得來不易，他們的奮鬥歷程有血有淚實實在在，可作任何年齡者的借鑑。最近讓我折服和關注的是在雪嶺上凌空飛躍的中國滑雪名將谷愛凌。

才22歲的谷愛凌，最近應邀來香港出席一個婦女論壇，全程不用講稿，發表過英文演說後，是普通話的演講，相信很多著名的政客商界翹楚也未能做到。欣賞她的不單是每屆奧運會上奪得的金牌和獎項；史丹福大學所有課程取得滿分；在模特兒界成績斐然；時間管理和自制力超乎年紀能力；難得的是她情商極高，可作為人人的學習典範。當中除了她本身的自我成長和要求外，她母親和外婆的教育不能不記一功。

外國記者驚訝谷愛凌何以回答問題每

次都不看講稿卻有條不紊揮灑自如，可見她都有堅定思維，明白自己想說什麼。世界上無品的人許多，她獲得金牌和選擇代表中國出賽後，面對來自政客和平民的抨擊如箭飛來，她對外以大世界觀去回應，對內則痛哭一場，她說哭是效率最高的釋放方法，不是懦弱，是清理情緒繼續前行。她甚至會按下時間掣，讓自己痛快地哭5分鐘，發洩過後便積極地投入工作，又或寫日記來安撫自己，提醒痛苦是暫時的。她有極強的時間管理和自制能力，運動、學習、看書、放鬆全都安排得清晰有序，在車程之間也用來做功課。

谷愛凌的成功可以寫入教科書，讓新一代甚至家長們學習。

# 隱形喪失(下)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上期講到現代生活下，我們為了「便利」「高效」「進步」等「理所當然」的原因而默默放棄了不少東西，比如「失聯權」。那麼，還有其他嗎？

當然有，希望這張「隱形喪失」的名單上不要太擁擠。小狸繼續拋磚引玉再說幾個想到的。

比如，「迷路」的樂趣。我們今天的生活是被算法和導航精準規劃的。聽什麼歌、看什麼新聞、買什麼東西，都有大數據「猜你喜歡」；去哪裏吃飯、走哪條路，也有導航軟件為你規劃「最優路線」。算法把我們包裹在舒適的信息繭房裏，只投餵我們已經喜歡的東西。我們會筆直地到達目的地，卻也會因此錯過途中的美麗小區、神秘咖啡館和那些素昧平生的因緣際會。

而當整個生活變成了一條被計算好的、絕對正確的直線，我們不再「迷路」，卻也失去了與未知事物不期而遇的浪漫，以及拓寬生命邊界的機會。再比如，「無聊」的權利。心理學認為，「無聊」是人類創造力和深度思考的溫度。當大腦處於放空狀態時，潛意識才會開始整合信息、產生靈感。

但現代人最恐懼的恰恰正是「無聊」。只要有哪怕1分鐘的空閒——等電梯、坐地鐵、排隊結賬，人們都會下意识掏出手機，刷短視頻、看社交媒體，用碎片化信息塞爆每一條時間的縫隙。這些廉價的多巴胺，摧毀了專注力，讓大腦只懂反射，卻失去了沉澱和反思的能力。還比如「粗糙但真實」的情緒表達能力。遇到開心的事發個「哈哈哈哈哈」的表情包，看到震驚的事說一句「絕絕子」

或「YYDS」，表達悲傷時用一個流淚的emoji。我們的語言正變得前所未有的貧乏，原本幽默、複雜且充滿層次的情緒正在被格式化。而當人們習慣了用表情包代替文字，用流行語代替思考，人們其實是在出賣自己定義和描述世界的的能力。久而久之，我們不僅失去了表達複雜情緒的詞彙，更會逐漸喪失感知那些細膩情感的能力。

還有「被遺忘」的權利。互聯網是有記憶的。你在社交媒體上發過的每一張照片、留下的每一句評論，甚至每一次搜索紀錄，都被轉化為數據，永久地儲存在雲端。在前互聯網時代，時間是最好的橡皮擦，人們有「重新開始」的特權。一個人年輕時犯的蠢、說過的錯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被周圍人淡忘。

但在今天，「被遺忘」成了一种奢望。數字足跡如同紋身一樣難以清除，任何一次微小的過失都可能在多年後被重新翻出，甚至遭遇網絡暴力。這種「永不遺忘」的機制，迫使每個人在網絡上進行嚴密的自我審查，戴上完美的面具，壓抑了人性的真實與多面性。最後是「等待」的耐心與延遲滿足。快遞必須次日達甚至半日達，看劇必須開倍速，吃飯直接點外賣，連談戀愛都希望通過左滑右滑迅速匹配。現代科技消滅了「等待」，也消滅了「延遲滿足」帶來的深層快樂。當「快」成為唯一的標準，人只會變得越來越急躁，遇到稍微需要耐心的事情就輕易放棄，最終只能在不斷追求即時快感的循環中感到空虛。

這些隱形的喪失，往往被包裝成「技術進步的紅利」。我們享受着算法的懂你、網購的便捷、表情包的高效，卻很少意識到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二之二)

# 預言師

信而有征 劉征

我們在不同時期都聽過不少預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該當是千禧年前的一則，說的是人類要在這一年毀滅。然而，現在回頭來看，這種末世論顯然不是事實。當前的世界，人類非但沒有毀滅，甚至在物質程度上遠勝以往。這至少從現實的角度反駁了末世預言的不可靠。倘若回到那則世界毀滅的預言，之所以被很多人封之為信條，是因為此人早已成名。他會有過許多預言，竟都在後世被驗證了它的真實性。這就讓他顯得像是一個傳說了。

然而，本文並非想要反駁預言的謬誤。恰恰相反，我會傾向於認為預言是有道理的。它是預言師基於某些徵兆得出的判斷。既然是一種判斷，預言就離開了神學，成為一種知識活動。問題其實不在於誰發出了預言，而在於這些預言師當中，竟然有一些人接二連三地被印證了他所說的，而且這個時間周期延續到他死後的數千年。這確實有些神奇。

可是這依然是可以解釋的。它的原理其實類似於一種中獎機制。在那麼多預言師當中，總有某一兩個人恰巧比別人的預言正確率高一些。而且，由於預言是一種趨勢判斷，它甚至比中獎的機率還要高。只要你能夠更多地尊重歷史，並在當中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也許真的有些人可以勘破這世界的奧秘。畢竟，在很多哲學家那裏預見未來，也是常事。所以，在一種知識判斷的基礎上，預言就成了一种概率學，誰的結論在後世被印證得更多，誰就更像一個先知。

尤其是那一類把趨勢判斷對應到物質生活事件的人。譬如一個預言師預示了某個帝國的傾覆、某種文明的隕落等等。考慮到大眾對於抽象判斷本身的排斥，對於可感物質的信任，那些具有判斷力，同時又有世俗化能力的哲學家就更具備成為預言師的能力。或者說，一則判斷變成一則預言，不在於它作為知識行為本身的合理性，而在於它的世俗形式太易於傳播了。邏輯推演是不可能傳播的，作為一個過

程，它是一套環環相扣的體系。但它的結論，尤其當這結論還被冠之以事件的名義，然後成為被道出的那個「天機」，它就相當容易被人記住。尤其是，一旦這則預言在百年之後竟然成真，這位預言師的威名簡直要傳遍四海。

這就不得不說，大眾在造神方面的能力要遠超偉人。因為大眾有一個很樸素的想法，神就是人人都知曉卻又不可被理解的一種存在。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把預言師從一種世俗化的哲學抬高到神學的地位，並因為他們是大眾口口相傳的以訛傳訛，有時又將他們貶為巫師，進而，將之從一種理性話語當中驅逐出去。其實，他倒是理性精英當中難得的一位具備宏觀意識和具象化能力的隱喻大師。而且，他或許還可以被稱之為一個最懂得利用隱喻來裝瘋賣傻，以使自己聲名遠播的人。這麼說起來，我們簡直要欽佩他了。畢竟，一個人要擁有智慧本就不容易，況且，這個人還要把智慧變成一種表演，創造出大眾共同參與的奇觀。這也算是對知識的另一種變相的肯定吧！